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廖公请我吃烤鸭

万伯翱

1964年春节，我下放河南当知青一年半了。我这个刚入团不久的共青团员，到了农场就和农工们一样埋头苦干。当时的中央大员、负责港澳台和华侨工作的廖承志伯伯向他常接触的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正巧1963年总理受中央委托给当年的首都大学生、出国留学和高中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总理就当场特别表扬了主持会议的我父亲万里送子下乡这件事。因此不久《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记者都纷纷到农场和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考察和采访了我，这些媒体就开始着力宣扬，使我成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先进典型人物”了。我下乡的第一年春节，父母复信说：“虽然我们都想看到艰苦劳动的你，但你下去才半年就回家不好，容易动摇。应像坚守交通岗位的警察同志，坚守炼钢高炉的工人同志，像保卫祖国荒岛高原的伟大战士一样，在自己岗位上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才真正有意义。”阅过父亲的亲笔信后，我决心不动摇在农村过了第一个春节——慰问军烈属、为贫下中农写春联、和留守职工一起联欢等。后来又遇到“文革”，大批知青和老干部下乡，因此我竟一口气在这块黄土地上干了整整十个春秋的艰苦农活，直到1972年父亲“第一次解放”后我被全厂职工一致认可可保送到河南大学（开封）当了省首批“工农兵大学生”。

我出了名后的1964年2月份又该过春节了，也就是说一年半后才回到北京过大年。除了我父母给我写信并让公务员不断寄书寄报给我，就是廖家最关心我这个远方孤独而又艰苦劳动的知青了。廖家除了年高的奶奶何香凝没给我写信，但她却给我画过一张挺拔向上的红梅教育我，除此之外，廖家全家都给我写过信鼓励我。廖晖（当时叫廖恺孙）从上海学的“哈军工”给我寄了全套的《莎士比亚戏剧选》等古典名著，廖家全家七八个孩子都争先恐后发信给农业第一线。的我。廖公就在他夫人写给我的信上幽默地写上几句。廖夫人经普椿给我亲自邮过塑料雨衣和国产小闹钟等日用品。因为几乎全生产队都没有手表，知青宿舍又住得远，厨房老槐树上半截铁轨的“钟”，不够响亮，熟睡的我们时常听不见。我们只能看着日出日落而作息。阴天无太阳可参照就会误工。因此廖家的小闹钟成了全宿舍的宝贝，有时下地我们也提上它呢！

这次返京探亲大家把我当“知青劳模”对待了。当时何奶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还是中国美协主席。1964年何老奶奶已八十六岁了，不便出动，国家照顾她老人家，节假日可到她家放一场小电影。我有幸这个春节在她家客厅观看了中日青年联欢的纪录片，其中有老奶奶给中日的孩子们作画联欢和中日友好协会招待两国学生们吃烤鸭的镜头。年轻的我不由口水直咽，还在黑暗中冒出一句：“我还没有吃过一次烤鸭呢！”说者无意，前排的廖公却很在意并诙谐地问了一句：“真的吗？万老大没吃过烤鸭呀！”

这年的初三，廖家的女儿汀汀小妹打电话给我：“今晚爸妈在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特别请你万老大吃烤鸭！”“真的吗？请我？”心想，有生以来没有过中央大员请我这个毛孩子到大饭店吃过宴会呀！这都是当了“知青劳模”特别优待我的结果吧！我忙和弟弟仲翔骑车赶到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廖公两口和七八个男女孩子全家都到了，廖伯伯和夫人经阿姨还专门从家里带来一瓶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带回的红葡萄酒。廖公亲自为我夹菜把盏，我发现他的衬衣袖口是缝补过的，这在当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清廉作风呀！经阿姨为我示范展开烤鸭所用的小面饼，配好鸭肉、黄瓜条，廖伯伯还加上一句：“山东人离不开大葱，给万老大多加点！”这一桌宴十多个个人其乐融融，我不但第一次吃到了烤鸭，也第一次尝到了外国葡萄酒。宴会后，经阿姨亲自从小提包里拿出五十元人民币去结账。我回到农场和场党委路书记谈起这次欢宴时，路作为红军10级经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也感慨地说：“中央首长多关心你们青年接班人，好好干吧！”不过，他夫人张姨说：“我可不舍得花五十元请你吃烤鸭呀！”我们都笑起来。

以后我不知吃过多少次烤鸭，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了，大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手头也宽裕了。互相请吃一顿烤鸭已是不在话下之事。但我却忘不了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吃烤鸭的经历。人们对生活中的“第一次”常常会觉得栩栩如生，印象深刻。廖伯伯对我的教育，他的宽容大度、诙谐幽默和谦逊贤让下士，让我对他们这一代领导人的形象都难以忘怀，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后辈人心中。

窗外老早就是农田，春耕秋收，风雨霜雪，作物生长，眼目清亮。然后，推土机来了，走了，房子幢幢，不远处的高架上车子川流，可是房子和房子之间到底有树，水杉香樟芭蕉辛夷桃花李树各种，树渐高，叶渐浓，安静地生息，安静地绿红黄橙，鸟一会弯了柳枝一会飞进樟叶里。去市中心，没几天，就开始想念这些树，这些树和树在一起的寂美。树和树过滤了轰隆的车流回响，生长着的树成就了安静的寂美。

好像从记事起，亲朋好友闲谈俚俗喜欢闲话这里闹猛味，人多闹猛啊，轧轧闹猛呀，附带着一种风风火火过日子感觉，言下之意不闹猛的地方是难耐的，不闹猛的事体是不好玩的，市面就是要闹猛，人挤人，热闹啊，同类型的商店也要开在一起，似乎很少觉得闹猛和嘈杂有时是同义词，于是乎，闹猛红火似乎成了我们审美标准的一种。活动后人群散去，垃圾满地，标语歪斜，桌椅倾倒，不像活动像剪径，闹猛的空气尚未散尽，浓郁

的油气还在蒸腾，人心刚刚从闹猛中退出来，似不忍离去，没关系，大卖场的促销，商厦广场的推销，店门口的音响，小商品市场的挤挤挨挨，不把一条马路烧到90摄氏度

寂和寂

龚静

朝上是不罢休的，坊间的闹猛全年不休，至多春节暂告间歇，歇歇歇得不彻底，非得要炮仗烟雾腾腾才满足。不可或缺的大嗓门，手舞足蹈的热烈聚谈，兼之近年扩音喇叭的广场舞，近年店铺新开张整天甚至三天连续的吹打，常年供应不脱档……城市里难得有几条安静的马路是可以闲走的，山林也渐变成旅游的大喇叭和呼喝喝六。当然，静寂也该还是有的吧，不过静寂似乎确乎不是我们身处周遭的常态，相比所谓奢侈品，安静静才是稀缺品。

人和人不同，有人确实喜欢闹猛，也是有高嗓门大喇叭的自由，但他人也有安静权的自由，个人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必以不扰乱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而非我

爱放高音喇叭关你什么事

的蛮横，个人和社会边界的明确平衡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否则言其蛮横还是积口德，实乃野蛮。

应该说，我们的文化里是有安静之美的审美基因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寂静，倪云林一脉山峦两两三枯树的寂美，中国大多文人画中渲染的山林之静，都在文化传承中的。不过，也许到底是文人文化传统，而非广大的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飞过酷热的沙漠，从黎巴嫩开始，从空中看下去，褐色大地上还有一条浅蓝色的河流，然后，就是沙漠的颜色了。傍晚时分空中彩霞纷飞，条条都是斜着往上，飘来一万米高空，想来都是五十摄氏度的沙漠上蒸发上来的热力。在阿布扎比上空开始下降，第一次听到机舱里有微轻的男人诵经声，那是在吟诵《可兰经》。

飞机上

楼，一年年过去了，楼高依旧，树高越楼，树冠铺陈若湖。寂，藏着生机。

即便寂，然后灭，寂灭，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完满。人哭闹着被带到人世，终要离开，痛苦地走，不舍地走，安详地走，终是走了。佛说圆寂，这个词有安详之美，若花瓣在空中慢慢飘落，绿叶在花凋的地方生长，等待花再次开放。所有都在安静中发生，却具足圆满。好吧，就世俗一点，人要阳光一些，过分的寂寞也许会心理抑郁，只是当你的寂寞不过是一种外部的寂静，又何妨呢，静默地做事，静默地观照，也许你看到你的经脉正像树一样生长。

游吟三首

王养浩

一、上饶集中营旧址
细雨濛，岭上杜鹃红。
宏志不改囚牢笼，浩气长存贯长虹。放眼春意浓。

二、龙虎山
泸溪碧，日出源流西。
举目不解悬棺谜，品茗细听道家底。驿道鸟飞急。

三、三清山
鹃花奇，雨中览峰奇。
观音渡海雾里奇，老道拜月夜中奇。三清万般奇。

闲下无事，学点韩文，找本韩文入门书看看，忽然发现，韩文星期一到星期日的叫法是：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日曜日。日文也是这样的。我一下子想起，这种叫法我小时候在广州也学过。有没有用过就记不得了。反正后来说星期几或礼拜几。这在当时也是新鲜玩意儿，不知是谁创造的。

我又想到，在我小时候，也就是八十多年前，为了和“他”有所分，出现了“她”和“牠”（它）字，也就配合了英文的 he, she, it, 这几个字今天都读 ta，可那时候不同，“他”仍读 ta，“她”却要读 yi（大概是以此字代表“伊”），“它”（牠）读 to，我们小学生是不能读错的。但口语到底没法这样改，这种读法也终于作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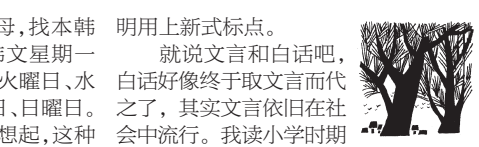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现在用惯了的标点符号，也是在此之前不久定下来的。我小时候读的石印章回小说，包括《西游记》《水浒传》，全都分什么句号逗号，有个点点断就行了。古书更是什么点点也没有。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引进了西洋不少有用的东西，标点符号就是其中之一，是个新鲜玩意儿，许多古典小说特地注

明用上新式标点。

就说文言和白话吧，白话好像终于取文言而代之了，其实文言依旧在社会中流行。我读小学时期在广州，写信给在上海的父母，都用文言，开头总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则是“敬请福安”“男xx叩禀”。天天读的报纸新闻稿用的全是半文半白的文体。全部用上白话，记得还是解放后的事。

我们现在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国际化，很方便。可我小时候用的是注音符。当时有识之士也想用拼音来认识难认的方块汉字，于是发明了注音符。ㄅㄆㄇㄈㄌㄎㄎㄎ，我小时候看的《儿童世界》杂志上，每个汉字旁边都注上音。有一次国语比赛，我全靠这些注音符才准确地拼出国语，获得冠军。如今中国台湾给汉字注音，仍旧使用注音符。我们的前辈想到用注音符注音，帮助小朋友认字和学国语，的确很有功劳，但后来改用拉丁字母注音，就更先进了。

我今年九十一，感到我这一辈子过得很有意思，前面几十年正处在变革时期，我亲历其境，太好玩了！



想到的一点往事

任溶溶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松江城北的广富林在2000多年前的周代和汉代竟然是一处相当繁荣、等级较高的聚落，甚至已经显露出上海早期城镇的雏形。

世纪之交，上海的考古人开始在广富林发掘，出土两件春秋时期青铜尊，分别饰棘刺纹、变形兽面纹和圈点纹、变形蟠螭纹。1960年代在广富林北面数公里的山坡上还出土过另一件纹饰更为精美的青铜尊。使用青铜礼器反映了春秋时期吴国上层权贵在广富林的活动。青铜铸造业是周代广富林的重要手工业，发现了铸造青铜生产工具的石范和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汉代广富林遗址继续发展势头，出土的绳纹板瓦、筒瓦、母企口地砖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建筑构件，尤其是地砖同长安未央宫使用的地砖形制相同，表明汉代的广富林可能存在规格甚高的官署性质的建筑。

唐天宝十年（751年），上海

境内设华亭县，是上海第一个行政建制，元代又在此设松江府。1000多年来松江延续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或次中心，建设和战乱，导致除了少数墓葬、瓷器遗存等，几乎看不到当年华亭的繁荣场景。但是，华亭以北大约30公里的青龙镇，地下遗存至今保存完好。2010年以来在青龙镇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房屋基址、水井、铸造作坊、炉灶和来自长沙窑、越窑、吉州窑等窑口的陶瓷器数千件。唐宋时期青龙镇已初现端倪，时人称为“小杭州”的繁华市镇显露了冰山一角。

宋代以后随着吴淞江的淤塞加剧，兴盛数百年的青龙镇逐渐走向湮没。在吴淞江南岸支流上海浦，由于商船停泊聚集，形成一个新的贸易港口，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上海县。明永

乐三年（1405年）“江浦合流”，新形成的黄浦江成为上海母亲河，吴淞江也因此成为黄浦江的支流。两江格局奠定了上海繁荣的环境基础。

明代上海出了不少名人。今日上海老城中同这些名人相关并可探寻踪迹的是顾从礼，倡议修筑的城墙和潘允端建造的豫园。上海是由航运贸易兴起的城镇，起初没有建造城墙，因明代屡遭倭寇侵扰，为了抵御外患，上海人顾从礼等人积极倡议建造城墙。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很快筑成了上海城墙。顾从礼的家族墓地原址就在距离上海老城并不太远的肇嘉浜路打浦桥附近。明代江南具有天然的环境优势，经济发展，社会富庶，官绅富豪积累财富，纷纷兴建园林，上海老城中的豫园由明代上海世家望族潘氏家族的潘允端开始建造，今天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上海古代城镇之路

宋建

▲ 青铜棘刺纹尊

从周汉时期的广富林城镇雏形，经吴淞江畔青龙镇的繁荣，到黄浦江畔上海城的兴盛。伴随着19世纪的炮声，在外力作用下，上海的城镇——城市发展踏上新里程。

话说“上海第一人”及其生活，明请看本栏。